



二酉園續集卷之三

沔陽陳文燭玉叔著

序

邵圭齋先生集序

往余同邵養心舉進士觀吏部政每論文及大江之西則曰廬陵歐文忠南豐曾文定臨川王文公廣昌何文肅南城羅文肅此五大家者庶童而習之茫乎無所得也不佞謂求叔之文達子固之文粹亦甫之文工彥實之文雅景鳴之



文奇卽唐韓柳漢馬班朔六經以適于道者也
文不在茲乎養心投袂而起曰安得執鞭弭屬
橐鞬與五公相周旋哉養心由給舍守建寧刻
諸公集序焉獨何椒丘集未遑耳善乎其言曰
唐文三變韓子振之宋文三變歐陽子振之門
人大蘇氏曰似韓愈似陸贄似司馬遷李太白
似之爲言蓋歐陽之自爲文也南豐言一道德
同風俗爲盛當理則一不當理則二庶乎孔門
之謂文章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子思曰喜怒哀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辭卽喜怒哀樂之成章而達于
天地萬物之道也仲尼日月也海也曾氏水之
江漢乎是支流也星之斗乎是借光者也臨川
王氏之學又以明法意綜名實爲務不獨文辭
爾也當時有雌黃公相業者宋都汴京無幽冀
寧夏是無右臂疲西事而驚北防詳議論而略
事實積弱難起而公經制西北惓惓理財用人
國計深矣激成之嘆偏拗之評蓋確論云乃其

文簡勁幽澗胡可及也 國朝文體多沿宋元
圭峰公振之有評其奇且新者不知塗轍墳索
跬步周行意匠中程拮揮合度反正而奇思舊
而新龜龍鱗鳳之瑞始疑之今論定而快覩焉
養心所見于文如此詩愛陳拾遺杜工部梓其
集而悲其遇所云伯玉類楊雄是獨見語也且
感遇之肯激敦人倫召天和招諫引賢安宗子
之䟽切伯玉所有雄所無也而恬於利祿雄有
之伯玉有之雄似明夷箕子在伯玉可知也沉

思默味其詩有足流涕者于美在唐王者之迹
熄而尚寄於開元大曆間以有一代之詩史也
其戀主似屈平玩世似東方朔任重似伊尹庶
乎孟氏之謂天民也宋人謂唐人無理學豈理
學不在行義文章耶養心所見于詩又如此假
令六七公聞之安知不謂後世有相知定吾言
如養心者哉今取養心遺稿誦之奏章挺挺序
記翩翩不滿百餘而縱橫有法恢奇多聞足傳
遠也詩塵數十首而托興幽遠點綴渾涵有風

騷之致夫文如歐魯諸家詩如二子古人擅長
何得而兼之後世有得一體者有具體而微者
天假養心以年當駸駸古人乃遠跡頓于促路
長筭屈于短日養心殆齋志而九京者乎後世
知言之士按諜而求誰爲文忠公之耳孫乎誰
爲文定公之宗子乎是在養心矣昔人言詩有
江西宗派余于文亦云養心有水部諫垣建陽
成都山居諸稿總序而題曰邵圭齋先生集

石室私抄序

石室清隱朱紫陽筆也在福州道山下南臺魏
先生家近山麓遂扁其門平生著作藏焉題曰
石室私抄先生舉嘉靖甲辰進士與先中議公
爲司馬同舍郎每與不佞談三朝故事若有未
竟者先生分守嶺西轉廣西秉憲思太夫人上
終養疏言時清而辭官人臣所不忍也母病而
就列人子所不安也其辭楚楚 今皇帝允之
先生家食十餘年方蜀有番蠻跳梁發兵勦之
龍州有土官變提兵擒之今改爲府黃中巨寇

連害三楚調兵平之今征龍州征交羅記可考也廣有徭浪諸賊擁衆橫行條安壤事宜練兵息之今嶺西大征議可考也冢宰蒲州楊公寓書言松潘政甚佳龍州功更竒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愛先生經濟之略如此乃先生佇中區以玄覽願情志於典墳自六經周禮外如鶡冠孔叢呂覽越絕諸子何啻百家先生取而定之有爲而言獨見而語妍蚩在已更不隨人一洗末師之訛如漢魏唐宋諸人何啻百氏先生

極論之設身處地因跡探心前史屈筆一一彈射令其復生且心服焉至詩歌典麗書記之文翩翩可誦大宗伯烏程董公寓書言政務劇繁日不遑給參考簡編忝詞林者覩顏矣愛先生雍容閒暇又如此夫驥整蘭筋顧盼千里鴻揮勁翮陵厲清浮若太宰宗伯兩公可謂賞音之士矣豈借翰于晨風假足于六駮哉司馬遷自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後世有太宰宗伯其人

與先生足重矣不佞書以俟之

默游園稿序

滇南以詩名家者有禺山張先生中溪李先生皆楊用修所推服愈光詩已久布乃海內文章之士尚延頸想見李先生詩也頃閩中阮令射洪張令先生門下士以文學飾政見余慕說先生不佞遂梓默游園稿請余敘之嗟乎知言豈易哉古今才情潘陸竝美有謂岳爲勝又嘆機爲深者至云潘才如江陸才如海則鍾嶸之品

當也李先生才瞻思逸飄然有青蓮之風而英華歸趣多得之少陵昔用修嘆張詩純杜而任少海又言其似太白卽取以比先生猶江海云耳今新都太史已長逝而南充任司直尚在倘見茲刻寧無定評哉或謂先生少年有高才讀中秘書一出守歸去不復究將相之業乃默而識之日與道游先生所得于山中者益弘遠莫窺矣異時訪先生願請質焉

孝友堂遺稿序

詩言張仲孝友美中興也比部張德南以孝友
名堂又名其先遺稿稱三張云一日持殷鄭卷
與余讀之知大寧博士敬中者與近夫給事友
而繼之吏部曾遊其門二公詩有海內名咸稱
敬中不啻口出乃尊人饒平大尹文哲其子寧
波別駕經世俱能詩而聲調中度袁考功魯望
所稱興致洪深叩之鏗鏗有餘韻不獨恒谷爾
爾又余讀文哲少時座右銘有云嗟哉濬心昧
而未醒不予不友弗弟弗兄汝師孔氏惟曰儀
刑比其沒也敬中年十九而哭之哀及經世之
終也夢與母夫人至帝所而訣此其孝思先後
一致而惠政高風在饒平大寧寧波聞張氏孝
友世德矣寧獨詩相紹述哉比部詞翰不揚先
代聞有四張人言必簡流派少陵始太余于張
氏亦云

七澤吟稿序代作

余友胥李明少有雋才博極群書至于聲詩又
竭平生之力每一操染數千言立就里中無不

知季明者晚就鄱陽縣令隨坐病免鄱陽近彭澤而季明慕陶靖節爲人歌歸去來詞且嘆曰吾終老于洞庭烟水之間不亦可乎歸而其思益上其詩日益有名卽七澤吟是也往年季明寄余貴陽授吳明卿選焉明卿謂季明以才被施怨而不怒無論三閭庶幾哉景差宋玉之徒放方欲謀梓會余入蜀不果乃陳玉叔見而愛之又謂季明諸作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體裁命意琅琅瑿瑿約諸古籟杜審言孟浩然皆有聲江漢間而季明崛起嗣其徽音斯稱楚材哉二君皆文學掌故其言足爲季明重遂鋟諸木傳焉自是海內藝林之士必有知季明者余獨惜季明抱用世之才未究其用而徒以吟詠自適古有薄富貴名滅而慕文采揚于後世者吾知季明不以彼易此矣

月樓吟稿序代作

月樓吟稿隴西郭先生撰也往余入秦訪先生山居論文夜分明月滿樓始別去越數年余撫

蜀先生之子侍御公按蜀相見驩甚既還朝始
通先生書得近稿及龍團子傳讀之泠泠生清
風也嗟乎古人嗜清茗無如盧玉川其詩爲韓
昌黎所識賞至釣吟樓上諸曲處炳秬林先生
澹然世味雅同盧好乃其篇什清婉絕塵又復
似之昔公家景純獨步於魏晉元振擅名于李
唐而僉憲省菴公起三秦間長于詩歌先生善
讀父書能馳騁其間斯亦豪矣卽先生之詩財
數章耳安知不與龍團子並贈炙於人口哉學
憲陳玉叔愛先生所作傳又愛先生詩余屬其
梓而傳焉侍御公早有才名著東觀行將大先
生未究之業異日有梓先生全集者茲特一班
云

和唐音序

吾友通州陳大叅思立梓和唐音一帙不知爲
誰氏作出示不佞命弁諸首劉禹錫有言曰片
言明百意坐馳役萬景工于詩者能之此爲唐
人語耳卽編中所和如王維李頎則工七律子

昂浩然則工五言至絕句如昌齡惟李白竝之
子美且讓焉是唐三百年間財數子耳尚不能
兼况後世乎若其用心斯亦勤矣茲編出則其
人姓名豈終逸耶因書以俟之

浮泗稿序

往吳明卿先生語次蓋及紀旭仁云後吳守高
涼與旭仁倡和海南間又序其使北稿未幾旭
仁判亳州值余守淮旭仁曰曩在五嶺交吳先
生不去其官今得侍左右庶幾比小山八公之

徒哉卽不願官何可去也嗟乎旭仁在金臺稱
說十八子在海南稱說吳先生此二三大夫所
爲旭仁取志也今茲編又識余以後作讀之思
遠而其辭益澤體備而其節益調洋洋乎可謂
詩矣假令吳先生見之豈海南時旭仁耶夫蒙
毫之間固老莊立言之虛也

昭代薛君采氏以詩鳴于毫旭仁時誦法之徘
徊考功亭園間不能去必有得于心者乃余之
益旭仁深愧于吳先生云因其請而作浮泗詩

序

春塘集序

春塘集者草池余先生詩也先生登嘉靖癸未進士仕雲南按察司副使與兄方池太史並有才名談藝之士稱西蜀兩余云太史有南塘集而先生詩未傳也余取而覽焉自古詩人其才高其志弘而又得于父子兄弟者尤爲奇邁陸謝諸王赫赫尚矣卽眉山二蘇文雄一代而說者乃云詩律不逮古人此與耳食何異子瞻之

詩富艷難蹤子由之詩清遠自適至于篤愛世誰似同心味尤長二公詠之矣余先生諸作在黃鵠碧鷄者思壯而悲在三巖凌雲者語放而適又與懋昭近則連床遠則尺素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旣竭其才而畢其志其詩工矣海內推轂太史于蘇長公似也茲編近乎樂城之間又眉山奇事哉余嘗泛舟青衣江上謁肅敏公祠至不能去憶嘉靖間

肅皇帝御批有云今無英廟余子俊才是時公

兄弟以才廢英英壯夫耳奈何不還朝廷以光
先烈竟文酒終其身哉余感焉題其集而藏之
山堂

幔亭紀遊序

武夷有幔亭峰云余振衣登之與大王峰連而
頂平曠其左則冲虛觀也秦皇帝時聞玉帝與
大姥爲武夷君王子騫輩設綵屋雲裊霞褥宴
鄉人于其中而呼爲曾孫咸登遐壽盖仙境云
乃費民益之詩又何有仙氣耶民益爲文通公

季子清修博學少有才名往叅軍時詩多唐人
語嚴整若霍將軍冠履出入禁闥冲淡若林處
士吟弄在西湖梅月所傳籌筆軒稿是也左官
入閩造語尤工若弘景入茅山隱居華陽樓上
淮南王安與八公之徒乘雲步虛呼吸千里翩
翩乎欲仙也豈從人間來哉余謂民益詩真有
武夷之助云題曰幔亭紀遊而引其端民益起
謝曰與公談天碣石幾二十年恨有塵氣公謂
我語僊耶斯橐中裝矣

鯉湖紀遊序

昔李太白遊漢沔湖張謂語曰古來賢豪遊者
非一而寂寞無聞吾子標以嘉名可乎舉酒而
號曰郎官湖至今傳諸不朽九鯉湖著夢靈異
聞天下舊矣而敬美標其勝于筆端所稱水晶
宮玄珠石古梅洞瀑布泉龍擦石歷歷如畫而
珠簾玉筍之勝又與鳳凰岡相峙夫湖水來來
福萬山間遇九溱石相爲奇麗無論何仙九人
乘鯉事大都仙境也讀之使人有凌雲氣秦漢
之君當褰裳濡足者乎至與黃生全之王生汝
存題詠諸篇則靈運登覽景純游仙邁見古人
矣異時鯉湖之勝得敬美而益彰奚啻供奉于
郎官錫以嘉名哉往登鼓山敬美以爲奇而余
有倦意今于茲編忘倦矣豈人間仙才有勝于
欲界仙都耶兩生請余引其端而敘之

亦與堂稿序

項山人者永嘉甌東先生之子也先生以文章
行業名當代假令先生在于爲執鞭忻慕焉余

故徧交於先生之諸公子夫漢廷韋氏稱世業
祇一玄成耳翩翩乎何項氏之多才也山人在
諸公子中長且賢困於賢良文學徃徃稱說先
王引作者之繩墨尤刻意吟詠其篇什隨感而
發直舉骨情冲然天曠讀之清逸悲憤有風人
之遺焉文則出入史漢中多確論蓋山人少讀
父書其所與交者非大人行則海內知名之士
也山人自悲所如不合又自驚其才嘆曰天亦
有以與我乎名其堂且名其稿云嗟乎與角而

去齒與翼而去是天固不可測也以山人才何
所不可而骯髒巖穴無所表見是遵何說哉司
馬子長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數惟有
文采揚于後世意天之所與于山人者固自有
在耳余讀山人代父獄中所上書可以識山人
之大若鷲鴻等篇悽惋欲絕是山人以才取忌
幾不能保卽山人何能自解乎乃予亦不能爲
山人解矣山人手其集命余言余因道其感于
山人者如此山人有稿若干卷成一家言藏之

名山傳諸其人

青谿社稿序

往顧華玉陳魯南以詩名金陵所與和歌如孫
太初王子新又一時偉人余讀其言而愛之蓋
弘德之際一二綴文之士力于復古非唐人語
不道故數公翩翩起東南間嗣後寥寥無聞焉
近十二子結青谿社懷鉛吮墨酬觴未言雖人
人殊大都構意命辭曲中往軌江左風流顧未
泯哉十二子中多懷余之篇梓成屬余以言出

處姓氏太常許先生言之頗詳因識余意所繇
興云

宋祠部集序

少余讀殷近夫給事邊廷實尚書所爲文辭卓
然一代宗工名海岱間後許思仁宗伯蘇允吉
司馬李伯華太常又接跡而起比交檢討沈子
靜少卿李伯承按察李干鱗其友如許長史殿
卿謝山人茂秦又交馮汝行別駕其兄弟有汝
強貢士汝言光祿彬彬皆文學之士海內比之

麟鳳何獨多于齊魯也豈周禮義之化與洙泗
之教竝隆顧迥異它處耶乃今復見益都宋先
生矣先生少有俊才多讀古書以春秋第一人
舉于鄉偕計吏七上書

闕下皆不第乃授魏縣博士有善教當路疏薦
之轉南京禮部司務先生發憤大業思立言爲
不朽計故雄略竒氣盡洩于文多感慨諷切之
指而得先秦兩漢之遺至爾雅簡潔則在李習
之柳子厚之間其詩篇秀逸羨刺並陳一一唐

人語雅似高岑王子孟諸家每沉思結構夜不能
寐心冲冲乃病病遂已矣豈欲以明河篇自獻
如公家之問耶不然何其苦心若是也魏之諸
生梓其文爲去思錄余讀而愛之詩藏于家乃
康山人裕卿誦宋先生詩不絕口云先生有子
汝含職方將合刻之以余雅慕先生乞引其端
因題爲宋祠部集俾宇內知海岱間有宋先生
如前諸公足爲齊魯重也先生諱延年字仁夫
號一川居士

郁木生貴陽稿序

昔太白在夜郎子厚在柳州皆以文筆潤其饑
叢鳥道磨牙吮血椎髻卉裳之陋而至今吊古
之士咸咨嗟嘆慕有謂二子得山川之助者貴
陽去 中朝幾萬里而朱秉噐以行省左使臨
之今讀其詩語清新而竒思雋永而厚其真張
樂洞庭之野吹笙嵩少之峰翩翩欲僊者乎視
供奉刺史在播柳時所作若聽胡笳聞塞曲悲
不自禁者異矣夫貴陽洪暢 聖化三百年而

氣候嵐瘴隅隈險詭雖天地不能蕩而平之秉
噐才贍如李學富如柳獨所處之異故所感亦
異乎 天子將以保釐中原寄之秉噐異時黔
筑之間彩筆輝潤比于播柳山川且以爲重矣
敢謂其有助于秉噐哉不佞在蜀曾序秉噐詩
今喜貴陽之詩傳遠也敬題數語于上

水部稿序

水部稿者桃源胡葵亭公作也公諱思忠舉嘉
靖己丑進士素善吟咏爲時循吏余守淮問公

下世矣而其詩無有談之者其子惟觀在諸生
中余識賞焉又十六年惟觀梓其詩寓書曰觀
之有負於先生也何其久而未伸乎先君子遺
詩願得先生言其不敢負先君子者有先生之
教在耳子野審音離朱察色非先生孰傳焉余
覽而嘆曰古今以水部名者莫如何遜當時與
思澄子朗號東海三何胡公非獨官同其地同
也其詩多七言近體大都範往昔而出已意蓋
吊古懷人憫時憂世之志垣切于衷自形諸篇
詠耳語曰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士有
蘊籍言胡不昌也竊謂公往今蘭溪其安仁之
在河陽乎出守辰州其靈運之在永嘉乎至弘
獎風流增益標格與何水部並傳爲淮海勝事
有耳目者知之矣余獨嘉胡子能收公詩于二
十年後多得于斷簡殘牘中不遠千里而請質
斯亦無負于父師者與

操縵集序

往余官廷中同年范太史作禎向余稱詩及德

南張子一日見其牛首雨花燕子磯詩輒擊節
賞之後浮淮則見韓侯祠詩寓蜀則見浣花草
堂詩淮陰拾遺古今吊者踵武乃德南二律稱
要妙焉比入閩則德南有操縵集梓行矣德南
命余一言因嘆曰詩難哉公家茂先其詩務妍
冶名高曩代謝康樂猶恨千篇一體耳崔信明
自矜竒句鄭世翼見其衆篇乃曰何少楓落吳
江冷耶悉投水中余所聞德南及所見篇篇稱
善焉評者謂其意玄而語新詞高而格正古風
近體各臻其妙又謂其穆然深思超然遠覽若
舞于羽于兩階張樂洞庭之野律呂相宣鏗金
戛玉似之乎似之乎伯禎言蓋不虛云昔伯牙
鼓琴而聞者乃云巍巍乎高山哉蕩蕩乎流水
哉德南生平多山水之志而登臨諸作尤勝敢
竊附鍾期賞音之意云耳

蘧廬稿序

肅皇帝乙丑治幾刑措余官大理寺評事暇則
讀書與友人結社憶 昭代廷中若吳中徐子

昌穀晉中常子明卿有聲藝苑豈非官閒而思
逸情適而語工卽欲追蹤何可得哉 今皇帝
丁丑可大朱子爲是官可大天才穎異弱冠登
朝先大司空公與先職方公爲文翰交不佞寓
書可大以徐常不朽之事砥礪焉未幾可大正
直左官周旋汝洛吳越召還水部晤不佞于章
江之上出其詩讀之無論其精神淵涵照燭三
才暉麗萬有志在曹劉阮謝高岑王孟之間而
直寫性靈遠超物表絕無牢愁悲憤之態旣濬
發于巧心復鼓鑄于往哲逸而竒工而麗伯仲
徐常矣昔獻吉李子謂昌穀守而未化川甫李
子謂明卿有美才而不以盛德滋益也竊以爲
知言可大壯年茹華食實冲而不盈日新富有
其進無方引稱作者廷中故事耳先職方公有
言唐人以詩名家獨蘇晉韋嗣立賈至諸人世
其業斯亦難矣大司空文章在天壤若可大者
亦古人之克肖者與莊生等天地于濠廬語化
也可大志化境哉是以名其詩

三酉國續集 卷之三
榮遇贈言序

桐鄉馮子漸大叅母太夫人有竒節被旌又膺封典海內學士榮之矢歌綴文刻爲贈言錄屬陳子序焉序曰余讀劉向烈女傳未嘗不嘆古女教之嚴師傅保姆詩書圖史琚瑀珩珮盥櫛縑繭莫不周悉故從一終焉其事有仁人志士所難爲者或割耳剔目斷髮斧臂而後得全輒咨嗟憐焉後世女教廢而以節自守者間有之往往在遐陬僻壤而名不聞數百里外卽教子

成名或未逮封有逮封者多至不旌此載在令甲彼其心亦稍稍自恨其未白雖謂之不遇可也馮太夫人失贈君時年未三十子漸餘三歲而弟敏遺腹太夫人教之有成又葬大父有禮贈君所以爲人子爲人父者一一有託且無奪志之事如古人之不幸者子漸成進士上書闕下情詞楚楚太夫人所爲極難耳 朝廷義而旌之守太倉考績 誥命封馬秉憲河洛旬宣福興諸路太夫人就養以行融融樂也夫旌典

勵爲人婦者封典勵爲人母者太夫人兼之其
遇榮矣夫之所以報施善人者何定哉司馬遷
言閭巷之人砥節礪行非附青雲烏能聲施後
世太夫人有丈夫行又有丈夫子荷主恩而
益彰得群言而益著名赫赫天壤矣余因述之
俟續女史者采焉

襲懋卿詩序

江都司訓襲懋卿以詩謁余與語謹甚未幾檢
平生作介門人陸生無從以序請余觀齊魯爲

文學之鄉弘德以前無論也卽李于鱗起嘉靖
間以著論高一時懋卿與之爲忘形交今其詩
氣高力雄質之作者往往合軌而五言古尤潔
偉可愛懋卿少負才美視青紫如拾芥耳乃竟
不遇故憤慨不平之氣稍稍洩于詠歌古人謂
詩言志信矣乃懋卿自言得之李生云嗟乎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昔之杜孟王裴其居近其交
深也其詩並傳于峴山輞川者尤著安知懋卿
詩不與白雪樓集並永海岱間乎益信朋友之

助不可誣也自余守淮陰日困吏事每放舟維揚得懋卿詩讀之神爽又得無從無從詩名在海內斯解頤匡鼎也何幸交此兩人耶余重司訓且以陸生之請序其詩歸之襲名勗濟南人陸名君弼江都人

全生一覽序

昔宋晁文元公以文儒亨遐齡所著無生要義其言達矣後有作金丹解及真詮錄者大都皆養生家言憲使甄子一彙刻焉題曰全生一覽嗟乎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是殆而已矣彼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綿綿不死者其神乎卽吾儒與二氏蹊徑不同苟得其養殊途而同歸矣又何異焉語曰不班白語道失余烏足以知之竊味茲錄貽我同好云爾

龔雲坡稿序

龔博士司沔州教余起家掌閩憲門人童子登先持其稿請余一言入閩不果每與博士談藝

驩甚謂余文出史漢王道思文出歐曾博士固
道思鄉人也于子長孟堅永叔子固之書一一
涉目而運之筆端氣雄而不弱辭贍而不穢泗
濱如浮磬將樂如玉華沔陽如江漢延平如劍
氣四典教而聲名籍甚若與山川爭其靈異者
學足待問可爲人師矣夫王豹處于淇而河西
善謳綿駒處于高唐而齊右善歌博士之文皆
道思風之也嗣移官入洪都博士自言垂老困
窮欲得余言以爲重因嘆古今文士用則爲龍
不用則鼠卽道思止參知耳寧獨博士爾也然
窮而後工老當益壯太史公薄富貴而羨文采
揚於後世意弘遠矣題其集而歸之博士可自
慰焉

李我泉詩序

縉雲李先生佐吾郡余方家食先生最重余往
往叩草堂而問焉暇集諸進士爲文酒之會余
所見聞郡大夫有才情者惟祥符李川甫華亭
表履善二先生耳參佐以下賢者工簿書刀筆

爲稱職何暇及文學先生在郡喜吟詠卽謁上官走田間多作烏鳥聲一日辭官去沔就余曰錦何足與言詩顧念茲在茲公爲序焉魚目爲珠矣余心許之又二十年先生歸老山中哦詩不倦有子逢京爲建陽簿先生寓書曰錦何敢辱公言顧有前諾幸爲我終之李生死且不朽矣余心壯之陳子曰余爲諸生見沔民苦府庫役一日費數十金當之者如赴湯火乃太守鄭公與先生同里至則罷之以先生之言入乎一言而沔民更生矣夫詩三百篇莫盛于豳風而七月之章詳于民事古人所謂詩可知矣假令先生在官無一言利民而徒工于詩卽篇章珠澤文彩鄧林又何取焉余竊感于先生而樂爲之言卽先生詩不足以槩先生也

逍遙樓珍翰序

不佞髫年從先職方公游京師一時名公折行而與弱冠登朝海內諸公又多神交往往音書慰其寂蔑其它驪友可知也二十來後先公謝

世讀禮之暇取而誦之其書半在篋笥其人半
化異物中有堅如膠漆而魚雁可續亦有邈若
河山而蘇蠟尚存乃知江東暮雲之懷山陽隣
笛之感古今人情不甚相遠矣因命壁圭兩兒
珍藏逍遙樓而題數語于上

吏隱稿序

溫陵莊子有文名往浮淮訪陳子無卧閣守楚
訪陳子清醒齋陳子入閩訪莊子吏隱軒兩人
遂爲金石交公家漆園吏所稱惠施之好者哉

出其左史詩讀焉陳子曰往溫陵蓋有五子詩
社云王子道思序而傳焉彼謂詩之道誠深而
事則微矣夫道在天地動于人心觸于物變王
公貴人爭工于片言隻韻間不快其欲匹夫匹
婦不思而得如古國風所列是也王子悲五子
不用于世而徒以事之微者成名焉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果名矣何得而隘之王子有激而
言耳左史一典名州卽曳裾王門入而圖議出
而應對咸遵憲令嫻于辭賦暇則嘲咲風月何

天之間彫績草木何居之下遇合魚水何騷之
擬吾不知視五子詩若何使王子見之將謂深
而可名與昔尊公吏部振藻海上其孫太史兄
弟轡龍虎之文季子彥升清越在諸生中可方
古來王謝阮陸諸名家豈青原山有靈耶吾將
往而叩之何莊氏之多才也

佩壺詩序

昔唐李賀工詞章每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
得投囊中日萃如山而自謂吐出心肝賈島京
師騎驢得句引手作敲推狀卽衝公卿前節不
顧也竊怪二子工詩何自苦若是哉洪山人從
周客長安二十年與余締布衣交其所吟詠準
于唐人徃徃不輕操染興有所到敏速若注射
絕無鈎棘之態一時公卿交口而譽引爲上客
凡有登覽必山人在坐而後快乃山人風流自
命嘲咲花鳥性簡潔趾干請張司馬所稱能自
重而公卿重之者後山人歸赤城餘十年一日
走使章江之上請余序佩壺稿余解頤讀焉取

從周與古人較工拙非余所敢定獨視長吉所得比錦囊爲多而廟堂諸公爲浪仙之相知者不獨一韓退之也世何得言古今人不相及耶題數語質之異日遊天台雁蕩求爲禽慶而畢吾向長之願康裕卿已矣舍從周而誰耶山人名孝先康名從理俱永嘉人

周山人詩序

永嘉蓋有嘉山水云如天台雁蕩之勝甲于寰區中多金庭玉堂仙人芝草當時生長若王景山周行已劉安節仕宦若王羲之顏延之遊覽若謝靈運范宗尹諸公高風遺詠衣被千載乃今有周文美其人耶文美少穎敏絕人薄舉子業不爲讀書雁蕩山中號雁山人年三十上會稽探禹穴涉吳會歷金陵泛洙泗登泰山謁孔子廟過夷門登嵩少徘徊吹臺間梁諸王重之由梁入燕與射書擊筑之士爭雄縉紳諸公重之復下郢川觀雲夢問章華昭丘之遺楚諸王重之後愛雨花燕磯之勝寓居者二十年南

都諸公重之過于往日山人竟歸雁山年六十
矣始梓其詩真有山川之助乎而余獨本諸雁
蕩若與山人雅稱耳彼終南捷徑北山逋客卽
有佳處胡以益之余故以山人爲高士也若其
思清遠其詞穠鬱其學典麗評者業爲山人子
期矣怪哉素師言雁蕩山頂有天池雁出石下
潭爲龍湫南有芙蓉峰西竺經云諾矩羅尊者
所居震旦東南大海陽山花村者耶自古不見
于圖牒山人探之廣異聞焉其詩當大進

古今文操序

客有善琴者以余久佳樓記爲琴操與蘭亭菊
賦先後鼓之雅中金石客以爲若出于一人之
手夫王揚古之聞人也余何敢望獨有感于知
音之難焉仲尼曰洋洋乎翼翼乎惟文王乎鍾
期曰峩峩乎在高山乎洋洋乎在流水乎此于
古神識其後雍門之感不常廣陵之散欲絕客
何得創爲此操令聽者忘疲有琴之心哉古未
之有也後或愛而傳焉至評余文或在揚前或

居王後非所知也客唯唯而退因題數語弁焉



